

目 次

一八九六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3

一八九七年

农民 /89

佩彻涅格人 /121

在故乡 /131

在大车上 /143

一八九八年

在朋友家里 故事 /155

套中人 /174

醋栗 /187

关于爱情 /197

姚尼奇 /206

出诊 /225

一八九九年

宝贝儿 /239

新别墅 /251

公差 /266

带小狗的女人 /282

一九〇〇年

在圣诞节期 /301

在峡谷里 /307

一九〇二年

主教 /349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

补偿的障碍 /367

一封信 /376

一九〇三年

新娘 / 383

题解 / 402

一九〇〇年

在圣诞节节期^①

—

“写什么呢？”叶果尔拿钢笔在墨水里蘸了蘸，问。

瓦西丽萨已经有四年没有见到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叶菲米雅结婚以后，就跟她的丈夫到彼得堡去，寄过两封信回来，后来就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了。这个老太婆不管是黎明时候给母牛挤奶也好，生炉子也罢，夜里打盹儿也好，总是只想着一件事：叶菲米雅在那边怎么样？是否还活着？应该写封信去才对，可是她的老头子不会写信，要找会写信的人也找不到。

可是现在到圣诞节节期了，瓦西丽萨再也忍不住，就到饭铺里去找饭铺老板的弟弟叶果尔；这个人自从退伍以后来到本地，就一直待在家里，坐在饭铺里，什么事也不干。大家都说他会写信，不过得给足了钱才行。瓦西丽萨在饭铺里跟厨娘谈了一阵，随后又跟老板娘谈了一阵，最后才跟叶果尔本人谈。价钱说妥了，十五个戈比。

现在（这发生在节期的第二天，在饭铺的厨房里），叶果尔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瓦西丽萨站在他的面前沉思不语，脸上现出忧虑和悲伤的神情。她的老头子彼得也跟她一块儿来了，他很瘦，身量高，头上有一块深棕色的秃顶；他站在那儿，眼睛一动不动地呆视着前面，像瞎子一样。炉灶上的一口锅里正在炖猪肉，时而发出啞啞的声音，时而扑哧扑哧地响，甚至仿佛在说话：“不了——不了——不了”。屋子里闷热。

“写什么呢？”叶果尔又问。

“什么！”瓦西丽萨说，又生气又怀疑地瞧着他。“你别催我！你用不着担心，不会叫你白写，会给你钱的！好，写吧。我们的亲女婿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和我们疼爱的独生女叶菲米雅·彼得罗芙娜，我们怀着爱心向你们深深鞠躬，并送上父母永远的祝福。”

“好。快说下去。”

“再祝你们过一个幸福的基督圣诞节，我们都活着，身体挺好，愿你们也这样，求主……上天保佑。”

瓦西丽萨沉吟一下，跟她的老头子互相看一眼。

“愿你们也这样，求主……上天保佑……”她又说一遍，哭起来了。

她再也没有话可说了。先前，她夜里想心思的时候，总是觉得她要说的话连十封信也装不下。自从她的女儿跟丈夫走了以后，已经有许多水流进了大海，这两个老人像孤老一样活着，每到晚上就沉重地叹气，好像埋葬了他们的女儿一样。在这段时期当中，村子里发生过多少各式各样的事，多少人结了婚，多少人死了呀。多么漫长的冬天！多么漫长的夜晚！

“好热啊！”叶果尔说，解开他的坎肩的纽扣。“多半有七十度了。还写什么？”他问。

两个老人没有说话。

“你女婿在那边做什么事？”叶果尔问。

“他当兵，老弟，你知道，”老头子用衰弱的声调回答说。“他是跟你同时退伍回来的。他原先当兵，现在呢，我是说，在彼得堡一家水疗院里做事。大夫用水给病人治病。他呢，我是说，在大夫那儿当看门人。”

“这儿都写着呢……”老太婆从手绢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叶菲米雅寄来的，上帝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写的了。也许他们都不在人世了。”

叶果尔想了一忽儿，开始很快地写信。

① “圣诞节节期”从1月7日至19日，共十二天。基督教会为纪念《圣经》中所说基督诞生和受洗而规定。

“现在，”他写道，“既然您的命运指定您在军界工作，我们就要劝您留（浏）览一下《惩界（戒）条令》和《军事部门刑法》，您将在上述法律中看到军事部门人员之文明。”

他一面写，一面把他所写的念出来，可是瓦西丽萨正在考虑：应该写一写去年多么苦，甚至没到圣诞节期粮食就吃完了，只好卖母牛。应当要求他们寄钱来，应当写一写她的老头子常常闹病，多半不久就要把灵魂交给上帝了。……可是这些事怎样用文字表达出来呢？哪一件事先写，哪一件事后写呢？

“请注意《军事法轨（规）》第五册。兵是普遍的、光彩的名称。最高一级的兵是将军，最低一级的是列兵。……”

老头子努动嘴唇，小声说：

“要是能看一看外孙子、外孙女才好。”

“哪儿有什么外孙子、外孙女？”老太婆问，生气地瞧着他。“是啊，也许一个也没有！”

“外孙子外孙女？也许有的。谁知道呢！”

“因此您可以判断，”叶果尔匆匆地写下去，“外部的敌人是什么，内部的敌人是什么。我们的头号内部敌人是巴克科斯^①。”

钢笔吱吱地响，在纸上描出一些花体字，好像钓鱼用的钩子。叶果尔匆匆忙忙地写着，每行字都要念好几回。他坐在一条板凳上，两条腿在桌子底下叉开，长得肥头胖脑，身体健壮，面孔肥大，后脑勺通红。他就是庸俗的化身，粗鄙、傲慢、骄横，由于在饭铺里出生和长大而洋洋得意，瓦西丽萨很明白这个人庸俗，可是没法用话语表达出来，光是气愤而轻蔑地瞅着他。他的声调和那些难于理解的字眼，再加上屋里又闷又热，闹得她头痛起来，思路乱了，她就不再说话，也不再思索，光是等着那个人的钢笔的吱吱声结束。不过老头子倒十分信任地瞧着他。他既信任带他到这里来的他那老太婆，也信任叶果尔；刚才他提到水疗院的时候，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既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号。

相信这个机关，也相信水治疗法的效验。

叶果尔写完信以后，站起来，把全信从头到尾读一遍。老头子没有听懂，可是信任地点着头。

“写得不错，挺通顺……”他说，“求主赐给你健康。写得不错。……”

他们在桌子上放了三枚五戈比的硬币，就从饭铺里走出去了；老头子眼睛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像瞎子一样，他脸上流露出充分的信任，可是瓦丽萨走出饭铺时却对一条狗摇一摇手，气冲冲地说：

“去，瘟疫！”

老太婆通宵没有睡着，种种思虑搅得她心神不定；黎明时分她下床来，祷告一下，就到火车站去寄信。

离火车站有十一俄里路。

二

勃·奥·莫节尔韦依节尔大夫的水疗院即使在新年也像在平常日子一样地工作，只有看门人安德烈·赫利桑菲奇穿上镶着新的金丝绦的制服，皮靴擦得格外亮，他对所有的来人都拜年，向他们恭贺新禧。

那是早晨。安德烈·赫利桑菲奇站在门旁看报。十点钟整，一位熟识的将军来了，他是这儿的常客，随后，一个邮差来了。安德烈·赫利桑菲奇给那位将军脱掉军大衣，说：

“新年新禧，大人！”

“谢谢你，好小伙子。祝你也这样。”

将军走上楼去，对一个房门扬扬头，问道（他每天必问，每次问了以后总要忘记）：

“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按摩室，大人！”

等到将军的脚步声消失，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就瞧了瞧收到的邮件，发现有一封信上写着他自己的名字。他拆开信，看了几行，然后眼睛看着报

纸，不慌不忙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这个房间就在这儿楼下，在过道的尽头。他妻子叶菲米雅正坐在床上，喂孩子吃奶；另一个孩子，年纪顶大的一个，站在她身旁，把他那头发拳曲的脑袋枕在她的膝盖上，第三个孩子睡在床上。

安德烈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那封信交给他的妻子，说：

“大概是乡下寄来的。”

随后他就走出去了，眼睛没有离开过报纸，在过道上离他的房门不远的地方站住。他可以听见叶菲米雅用颤抖的嗓音念了开头的几行。她再也念不下去，对她来说，这几行就足够了，她的泪如泉涌，搂住她那大孩子，吻他，开始讲话，谁也闹不清她究竟在哭还是在笑。

“这信是外婆写来的，外公写来的……”她说。“从乡下寄来的。……圣母啊，圣徒啊！现在那边已经下大雪，雪堆到房顶那么高了……那些树白白的，白白的。小孩子坐着小小的雪橇。……秃头的老外公，坐在家里炉台上……有一条小黄狗。……我那些亲人啊！”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听着这些话，想起来他的妻子有三四次给他一封信，求他寄到乡下去，可是总有些重要的事情来打岔，他没有寄出去，那些信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有些小兔子在野地上跑来跑去，”叶菲米雅哭着说，吻着她的男孩。

“外公温和，心眼好，外婆也心眼好，仁慈。村里的人相处得挺亲热，他们都敬畏上帝。……村子里有个小小的教堂，庄稼汉们在唱诗班里唱歌。求圣母，保护我们的母亲，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趁没有外人来，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打算吸一忽儿烟，叶菲米雅就忽然止住哭，一声也不响，擦干眼睛，光是嘴唇在发抖。她十分怕他，哎，怕极了！他的脚步声一响，他的眼睛一动，她就发抖，心惊胆战，在他面前她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开始吸烟，可是正在这时候，楼上的铃声响了。他就熄掉纸烟，做出很庄重的脸色，跑到大门口去了。

将军从楼上走下来，刚洗过澡，脸色红润，精神抖擞。

“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他指着一个房门，问道。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就挺直身子，双手下垂，紧贴裤缝，大声说道：

“夏尔科淋浴^①室，大人！”

① “夏尔科淋浴”是一种淋浴疗法，由法国现代神经病学创始人之一夏尔科（1825—1893）首创。

在峡谷里

—

乌克兰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村里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

“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柯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上等的鲟鱼子，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都吃光，而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去世，可是鱼子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兰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从围墙上向下弯曲造成的宽阔树荫里。此处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有一段路。那都是些小工厂，三个厂合起来也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县医生默许的，因为

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所像样的房子，是用砖砌成，用铁皮铺顶的。其中有一所是乡公所，另外一所在教堂正对面，是两层楼房，里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崔布金。

格利果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出售造房用的木材，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木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的妻子阿克辛尼雅是个相貌俊俏、身材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响，忽而到谷仓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小铺去，老崔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种时候，他总是觉得遗憾：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爱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辛尼雅刚刚跟那聋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账，对谁不可以赊账，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的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噼啪声。她像庄稼汉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

他本来是个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她是好人家出身，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住进楼上的小房间里，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东西就都变得明亮起来，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上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开始放光，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

公用一个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盘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脸上挂着愉快而亲切的微笑，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下传来乌克兰耶沃村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般的说话声和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庄稼汉抱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惯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记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①，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点新鲜，有点轻松愉快的意味，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在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本堂节日^②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积聚着，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中安全阀的作用。

崔布金家的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辛尼雅就已经在穿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

^② 东正教教堂往往用重大事件、神话人物或教会名人来命名，并以发生该事件的日子或该人的生日作为本教堂的节日。

堂洗脸，鼻子里发出嗤嗤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沸腾着，呜呜地响，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长长的黑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长筒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靴后跟踩得噤噤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门开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停在台阶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拉到耳朵边，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老头子身穿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每逢这种时候，他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憎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会养活你！”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围裙，打扫房间，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辛尼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可以听到酒瓶和钱币的叮当声，她的笑声和喊叫声，被她得罪的顾客气愤的说话声；同时还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经在那边，在店里偷偷地出售了。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街上走来走去，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农民的小木房，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们一天在家里大约喝六道茶，坐下来吃四顿饭。到了傍晚，他们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账上，然后酣畅地睡觉。

乌克兰耶沃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话联系，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辈人，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和柯斯丘科夫。乡公所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乡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可是他看见电话坏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辈人经常跟年轻一辈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轻一辈人自家

伙里起内讧，也打官司，于是他们的工厂便停工一两个月，直到他们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乌克兰耶沃村的居民们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许多流言飞语。到了节日，柯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的年轻一辈人就坐上车子出去兜风，马车在乌克兰耶沃村里疾驶，把小牛压死。阿克辛尼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溜达，她那浆硬的裙子沙沙作响，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把她拉上车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似的。然后老崔布金也坐车出来，为的是炫耀他的新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车上。

坐车兜风以后，到傍晚，人们都躺下睡觉，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院子里却有人在拉贵重的风琴，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们听了乐声，心里就会觉得又激动又快乐，乌克兰耶沃村就不再像是个泥坑了。

二

大儿子阿尼西木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优美，每回都是用书写纸，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满是阿尼西木在谈话里素来不用的词语：“双亲大人，兹奉上花茶一磅，以满足大人生理上之需要。”

每封信的下边都好像是用损坏的笔尖歪歪扭扭地写着：“阿尼西木·崔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优美的字：“侦探”。

那些信经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涨红脸，说：

“瞧，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谢肉节^①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阵夹雪子的大雨，老头子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观雨，忽然看到阿尼西木从车站坐着雪橇来了。他来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进门来，神色不安，好像有什么事使他提心吊胆似的，后来，在他待在家里的那些天里也始终是这样子；同时，他又保持满不在乎的态度。他

^① 大斋前的一星期，这时候可以吃荤食肉。

并不急着要走，好像给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来，瓦尔瓦拉倒很高兴，她老是带点狡猾的神情瞧他，摇头，叹气。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她说。“啧啧，这小伙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可还是个光棍儿，没有牵挂。唉，啧啧。……”

她的那些轻柔、平稳的话在隔壁房间里听起来就像是“啧啧”的声音。她开始跟老头儿和阿克辛雅小声交谈，他们的脸上也就现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仿佛他们串通好了要搞什么阴谋似的。

大家决定要给阿尼西木办喜事了。

“唉，啧啧！……弟弟倒早就结婚了，”瓦尔瓦拉说，“可是你仍旧没个伴儿，就跟集市上的公鸡一样。这成什么话？唉，啧啧，求上帝保佑，结婚吧，然后随你的便，管自出外去当差好了，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过日子没有一点章法，我看你已经把什么章法都忘了。唉，啧啧，你们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哟。”

既然崔布金家的人要结婚，那么，大家就得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挑顶好看的新娘。他们给阿尼西木也找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长着一副不招人喜欢的、不起眼的相貌，尽管身体单薄而且病态，个子矮小，面颊却很饱满，好像他把腮帮子鼓起来似的。他不眨眼，但目光尖利，胡子棕黄色，稀疏，每逢他想心事，他老是把胡子塞进嘴里去嚼。此外，他常常喝酒，这从他的面容和他的步态就看得出来。可是他一听说他们已经给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就说：

“哦，行，我自己也不丑啊。应当说，咱们崔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靠近城边有个托尔古耶沃村。最近，这个村子有一半已经并进城里去，剩下来的一半仍旧算是村子。在并出去的那一半里面，有一个寡妇住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她跟她妹妹同住。这妹妹很穷，白天出去打零工，她有个女儿名叫丽巴，这个姑娘也出去做零活。托尔古耶沃村的人们已经在称道丽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贫的家境却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认为只有鳏夫或者上了岁数的人才肯不顾她穷而跟她结婚，或者索性不结婚而跟她同居，她母亲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尔瓦拉听媒婆说到丽巴，就坐车子到托尔古耶沃村

去了。

后来，在那姑娘的姨妈家里照规矩安排了相亲的仪式，备了凉菜和葡萄酒。丽巴穿一件特地为相亲做的粉红色新衣服，一条鲜红色的缎带在她头发中间像火焰一样发光。她又瘦又弱，脸蛋儿没有血色，面貌柔媚、秀气，由于在露天工作，她的皮肤黝黑；脸上老是挂着羞怯而忧郁的笑容，眼睛带着孩子气看人，显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轻，还是个小姑娘，乳房还看不大出来，不过她可以结婚了，因为已经到了年纪。她长得确实美，只有一点不招人喜欢，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样的大手，现在那双手没事可做，垂在那儿，好比两只大鳌。

“没有嫁妆，我们倒不在乎，”老头儿对姨妈说。“早先我们给我们的儿子斯捷潘也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现在我们不知该怎样称赞她才好。在家里也罢，在店里也罢，她都是把好手。”

丽巴站在门口，好像要说：“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维雅，这个打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了。当初她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火了，对她跺起脚来，她十分害怕，吓傻了，从此她一辈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总是发抖，脸颊抽搐。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们在说什么话，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住前额，瞧着圣像。阿尼西木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门，毫不拘束地说：

“您坐在这儿干什么，亲爱的妈妈？您不来，我们觉着闷得慌呢。”

普拉斯科维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瘪的胸脯，回答说：

“哪儿的话，求上帝保佑吧。……您心真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说定了。这以后，阿尼西木在家中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吹着口哨，或者忽然想起什么事，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目光要钻到地下深处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结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没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吹口哨。他所以结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妈要他这样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风俗：要儿子结婚，好让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